

把眼光放遠點

冀中綫劇團集體創作

胡丹沸執筆

西北戰地服務團集體討論

牧虹修改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翼中火綫劇集團創作

把眼放光遠點

西北戰地服務集團討論

(定價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出版

經 售 者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者
各 大 書 店	大 衆 印 書 館	大 衆 書 店	胡 丹 沸

序 言

把眼光放遠一點是敵後所創造的一個劇本，一個反映敵後人民生活 and 鬥爭的獨幕劇。當它由從前方回來的西戰團第一次在延安演出的時候，它立刻得到了它的觀眾，取得了大家的好評。這是一個好劇本。以它所描寫的內容的新鮮和它的藝術的力量，以及它的大眾性和藝術性的結合程度來說，它在抗戰以來所產生的劇本中，算得是最特出的，非常優秀的一個。這樣的評價太高了嗎？我想是不高的。

那末，這個劇本到底顯示了一些什麼給我們看，給與了我們一些什麼東西呢？

它把我們帶到了敵後的世界。地點安置在冀中區，這敵後鬥爭最頻繁，最緊張的地區，時間又是在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正當敵人進攻最殘酷，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時期。但作者却沒有給我們看一回八路軍或者民兵的戰鬥，他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主義，和另一方面敵人的野獸般的殘暴。它只是給我們看了這個世界的一個小小角落：一個簡單的農民兩兄弟的家庭在一天當中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沒有一件事情不是與民衆對敵鬥爭聯系着。隨着事件展開的，是敵後人民的心靈的躍動的一幅何等深刻的圖畫呵。在這個劇本裏沒有出現流

血的鬥爭，但是不流血的鬥爭却以同樣緊張的程度和非常巧妙的形式進行着。敵人兩次的搜查沒有出問題，這只是一種僥倖；誰都知道流血的事情隨時可以發生在這一家人身上，正如可以發生在敵佔區的每一個人身上一樣。他們一家人是已經臨到了災難的邊緣了。在有敵人的地方就莫想有太平的日子好過。當一開幕：

『鬼子下炮樓嘍！鬼子下炮樓嘍！』

『各家都準備呵，鬼子要下來啦！』

一片嚷聲，一種恐怖的空氣立刻籠罩了一切。敵佔區的人民就是在這樣一種恐怖的空氣下提心吊膽地過日子。

『這日子該怎麼過呀？』

由老大妻子的口裏叫出來了，這是敵佔區每個人心裏都要發生的問題。特別是因為這地方過去八路軍在過，才不久被敵人佔了去的，這裏的人民曾經過了鬥爭的鍛鍊，他們得到過革命的好處，和共產黨八路軍有了血肉的關聯，他們自然會更尖銳地感覺着『這日子該怎麼過呀』這個問題。人總得過日子，有兩條道路擺在你的面前，聽憑你來選擇。一條是繼續鬥爭，採取各種方式，隱蔽的和公開的，非法的和合法的，另一條就是屈服，做順民。老大與

老二兩兄弟之間，以及從兩姊妹之間的戲劇性的糾葛就是這兩條道路的鬥爭的反映。

老大是一個堅定、忠實、捨己爲人的人。憑着他的堅定和智慧，他很巧妙地對付了敵人，堅持着鬥爭。在我們廣大的敵後根據地，正是從這種人民的堅定和智慧裏面，這才創造出了多少制服敵人的鬥爭方法和鬥爭技術，多少出奇制勝的戰術呵！然而人不都是一式一樣的，人民裏面也有脆弱的部分，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考驗的。『環境變了，人也變了』。老二就是這樣一個不堅定的人的典型。他也曾『革命』過，抗過日，但當敵人來了的時候，他就動搖了。老大罵得他頂痛快：

『革命鬧得熱鬧的時候，你也裝得可進步呢！那時候你也願意出頭，也願意露面。等環境變了，你就縮頭縮腦，光看眼前一點利，什麼落後的事情你都幹得出來了。』
是的，好多的落後事情！他正和他妻子偷偷地在商量如何去堅壁，你聽吧：

『堅壁什麼呀！』

『哎，衣裳，糧食，鋪的蓋的，大大小小的，碗碗盆盆，什麼不要堅壁呀！還有——』

『還有什麼呀！』

『走吧，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啦！』

『哎喲，這來得及嗎？』

『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堅壁一點是一點』。堅壁得愈多當然愈好。怪不得老二抱了那麼一大堆包袱跑到大口，頭碰到門上了；妻子呢，提了兩個罐子出來，罐子裏面裝滿了錢，又是邊區票，又是準備票。他們生怕堅壁少了一點東西，又担心着怕給睡在隔壁的民夫聽見了。他們真是忙壞了。老二弄得滿頭大汗，一身是土。當他們正盼望着的兒子從八路軍開小差回來的時候，他們夫妻倆個這一下子可高興了。是他們寫信叫兒子回來的，他們立定了主意，叫兒子到敵人崗樓去領個居住證，好長待在家裏過安生日子。他們商量着對兒子如何暫時隱蔽起來。他們打算把他藏到炕頭洞裏邊去，但立刻記起了那個洞口已經填上。這怎麼辦呀？只得去再挖開。『那還來得及嗎？』『挖一點是一點。』又是弄得滿頭大汗，一身的土。

在這裏，農民的自私與眼光短小被給與了熱辣辣的諷刺。堅壁的那個場面和對話是諷刺文學的優美的標本。但是這種諷刺不是對敵人的，而是對人民自己的。笑裏沒有包藏殺意，却滿含溫情。這是一種善意的諷諭。同自私和眼光短小一道，我們也看見了農民的善良和純

樣的本質。老二夫妻倆個都不是什麼壞人。他們只是捨不得錢財，捨不得兒女罷了。你聽老二的女人說的多麼在理：『誰沒有兒子？誰的孩子，誰不心疼？』自私產生出了一切愚蠢。他們忘記了這是『抗日的年月』，忘記了『不打走鬼子，那兒有安生日子過』。

老大的兒子大剛在勸他的兄弟二傻重歸隊伍的時候，說了一段義正詞嚴的話：

『想回家過安生日子，安生日子在那兒啦？你不把日本鬼子打走，就有安生日子給你過啦？你也不打日本，我也不打日本，全中國都像你，那日本能打出去啦？你好的想想吧，把眼光放遠點，打走鬼子再回家，到那時候才有安生的日子哪。』

這是老大的兒子大剛對老二的兒子二傻說的，也可看做是老大對老二說的，這就是全劇的主旨。

但是不論是大剛說的也罷，老大說的也罷，正在錯誤道路上走着的老二不是單單一席話所能夠說得回轉頭來的。需要有實際的教訓，革命的力量才能把他從錯誤引到正確的道路上來。現在環境雖然變了，但鬥爭並沒有終熄，革命的潛勢力正旺盛得很。敵人的搜查顯示了我們的秘密的非法的鬥爭與公開的合法的鬥爭之巧妙的結合，顯示了爭取僞軍與維持會長的重大的作用，不僅如僞軍自己所說的：『到了反攻的時候，咱們也是一份抗日的力量』，他

們就在現在已經對革命有所幫助。正是這一切革命潛在力量包圍了，支持了老二，使他最後還是站到了革命的方面。

這個劇本充分地表現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特色。它用輕鬆的喜劇形式傳達了嚴肅的鬥爭的故事，通過一個農民兄弟的家庭反映出了敵後人民的精神的世界，他們必然要走的鬥爭的道路。各種矛盾集中着，而一切矛盾都用鬥爭來解決。這裏行動蓋過了一切；沒有長篇大論，語言是精鍊的。性格從行動中顯示出來。

自然，這個劇本所反映的只是我們在敵後遭受挫折的一個時期中的現象，並且是帶些消極因素的現象，雖則作者正是從這一個側面來反映了革命力量的根深蒂固，它的強大和不可摧毀。從去年到現在，我們在敵後是又大大發展了，多少驚天動地的鬥爭的故事，英雄的事蹟等待着藝術上的反映呵。比起現實的豐富和飛躍進展來，這個劇本是不能完全滿足我們要求的。它是一件藝術品，但還只是一件小小的藝術品。它在它所選擇的題材範圍內是已經養了藝術表現的能事；作者的風格和才華已經顯露出來，不能不叫我們驚嘆。作者以及其他正在前方或新從前方回來的戲劇工作者們，我們有理由希望你們能給我們更多更好的東西啊，那稱得起『偉大作品』的東西！

周

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

人物

老大——偽村報告員，五十多歲。

老二——老大之弟，四十多歲。

老大妻——五十歲。

老二妻——四十歲。

老福——偽村維持會會長。

二傻——老二的兒子。

大剛——老大的兒子。

偽軍——傾向八路軍的。

日軍小隊長——狡猾、貪婪、到處恐嚇要錢。

地點 冀中區，一個有鬼子砲樓的村裡。

時間 一九四二年『五一掃蕩』後

自從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進攻後，這地方就被敵人佔了。鬼子的砲樓就修在村邊。事情發生在一個院子裏，這院裏住着兩家，是親兄弟倆。

清早，天還沒亮，就聽街上有人喊：『鬼子下砲樓嘍！鬼子下砲樓嘍！』『各家都準備啊，鬼子要下來啦！』

老二（在內）啊呀，啊呀，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

二妻（在內）快起來，快起來呀！

老二（在內）我的褲子呢？

二妻（在內）這兒，這兒，別囇囇。

老二（在內）拿給我。

二妻（在內）給，快點穿呀！

老二（在內）我的鞋呢？

二妻 (在內) 我給你找，你快出去吧！

老二 (慌慌張張的光着腳出) 啊呀，我的鞋呢？哎呀，你看來的這麼快。

二妻 (拿着鞋，一邊扣着扣子出) 給你鞋，我說你呀，你真是經不起一點事，鬼子還沒來呢，你就吓的那樣。

老二 (穿鞋) 你別說了，鬼子下來了，你起晚了，不又得出事？(跑到老大門口) 哥，哥，鬼子下來啦！快起來吧！

二妻 人家希罕你叫，人家自己聽不見？

老二 (對妻) 你看你，(又叫) 哥，快出來吧！

老大 (出)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天還沒亮呢，就嚷起來啦。

老二 不是，哥，鬼子下來啦！

老大 沉着氣！這是誰說的？

老二 (不說話了，蹲在地下。)

大妻 (出來) 哎呀，一大清早就鬧哄哄的，這日子該怎麼過呀？

二妻 怎麼過呀，反正日子得過下去。噢，鬼子下砲樓啦，你們還不知道？(對二) 像你，

睡的跟死豬一樣，叫都叫不醒。

大妻（向大）你聽見沒有？

老大 呆着你的去。唉，這會兒還顧得上鬧這個。

（外面又有人聲及老福的聲音：『不要亂嚷嚷，各人都回各家去！』這時老大他們都跑出去。）

二妻（回來）唉，一有事，我就想起我那二傻來啦，老天爺，可要保佑二傻這孩子平平安安的。誰知道多會兒才能回來？（看見嫂子回來）哎，嫂子，你說二傻那孩子該平安吧？

大妻 平安不平安，管那些幹什麼，反正他在隊伍裏抗日，總比在家裏強，那還要咱們操心呀？（欲回）

二妻（不高興）哼！誰沒有孩子？誰的孩子誰不心疼？

（老二、老大、老福由外上）

老二 那個村也是這麼着？鬼子也是什麼都要，什麼都搶？

老福 哪個村也是這麼着，除非那些專門造謠的人，才不這麼說呢。

老二（稍停）那二傻這孩子可該平安吧？

老福 平安，平安，夜兒格黃家小拴子回來啦。

二妻 小拴子回來啦，那二傻回來了不？

大妻 大剛呢？（關心地）

老大 你怎麼也這麼想？（在一旁抽烟）

老二 小拴子回來，就不再回去了吧？

老福 不是，不是，人家小拴子回來，（看了看外面）是代表他們連裏來慰問咱們村的，他說他們就要到山裏邊受訓去，說是什麼準備反攻呢，他們就要走啦。

老二（自語）小拴子都回來啦，那二傻怎麼不——（對老福）那二傻他們都好吧？

老福 他們都好，小拴子回來說啦，咱村去參加的那十二個子弟兵，都編在一個連裏。

老二 都編到一個連裏，那他們反『掃蕩』裏邊沒受到什麼損失吧？

老福 沒有，沒有，有一次，他們在王家莊叫鬼子包圍住了，鬼子有五六百人，咱們才一個連，打了兩個多鐘頭，他們就衝出來了，還打死了二十多個鬼子。

老二 二傻他們沒有事吧？

老福 沒有，咱們隊伍上，才有四個掛花的、賄村的一個也沒有。

二妻 哎呀，（鬆了一口氣）老天爺。

老福 哎，老二，這都是軍事祕密啊，可不能給別人說。

老大 可不能亂說。

老二 不，不說，可不敢說，二傻平安我就放心了。

大妻 還是人家扛槍桿的好，像咱們哪，走到那兒，那兒就有鬼子，那兒也不安生。

（老二夫婦交頭接耳）

二妻 哎，我去找小拴子問問，問問二傻到底平安不？

老福 （正在給老大對火，急擋住）哎，平安，平安，你別去找小拴子了，有什麼話我替你

代問吧。小拴子說，他一會就回隊伍去了。

老大 人家在隊伍上，還不比咱們道理明白的多，不打走日本鬼子不回家，這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妻 不興人家有別的話說？

老大 那還有什麼話說？

二妻（看風使舵）噫，不去就不去，反正咱們二傻……（看了看老大，不說下去了）

老二（脫口而出）反正二傻有心眼，他總會自己回來的。

老大 老二，你怎麼能這麼想，他們當八路軍去抗日不比在家裏強？這怕什麼？這是抗日的年月嘛！

二妻 啊，怕什麼，不怕。（對二）咱們也是抗日！

老二 對，咱們也是抗日。

大妻 哼，誰怕誰心裏知道。

老大 唉，你少說幾句不行嗎？

二妻 喲，嫂子，你心裏怕不？

大妻 可不是，我心裏成天價就盼着我那孩子回來……

二妻 嫂子，你可不能這麼說，你別比着雞罵狗，嘴裏說的好聽，誰知道心裏咳嗽不咳嗽呀？

大妻 我沒說你，你疑心什麼呀？……

二妻 你別真一半假一半的，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二人吵起來）

老福 哎，哎，哎，大清早妳煙倆就這麼吵吵鬧鬧的幹什麼，是怕日子過得太好了嗎？

老大 （對大妻）進去，呆着去。（大妻進內屋）唉！真是沒辦法。

老福 （看看天氣）時候還早呢！你先歇着，呆會再到碗樓上報平安吧！我先回去看看。

（下）

老大 （對老二夫婦）天氣還早着呢，你們進去歇着，有什麼事，不要驚慌，有我支應着呢！（下內屋）

二妻 一早起就鬧成這個樣子，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呀！

老二 一亂哄哄的，我就想起我那二傻來啦。（小聲）二傻這孩子也不回來，前日個墜墜的東西，又都取回來了，鬼子看見啦，又得搶走！這怎麼辦呢？

二妻 再墜墜了吧！

老二 來得及嗎！

二妻 來得及，哎，輕一點。

（跑到老大房門偷聽）

老二 怎麼啦？

二妻 睡啦。

老二 睡着啦？

二妻 那怎麼知道呢！小聲點，快去堅壁吧！

老二 堅壁什麼呀！

二妻 哎，衣裳、糧食、鋪的蓋的，大大小小的、盆盆碗碗，什麼不要堅壁呀！還有——

老二 還有什麼呀？

二妻 走吧！快堅壁吧！一會兒你就知道啦！

老二 哎呀！這來得及嗎？

二妻 來得及，堅壁一點是一點。

（老二進內屋，二妻跑去把大門關上，也進內屋）

老二 （在內）還有那個，那個包袱，給我。（房內有拾掇東西的聲音）

二妻 （在內）快點吧！

老二 還有我那一雙新鞋，擱上，擱上。

二妻 （在內）快點吧！快點！